

通志堂經解

歲在戊子祗與二三學者講誦于長沙之家塾輒不自揆綴所見爲孟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刪正之其存者蓋鮮矣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撫卷而歎曰嗟乎夫子之道至矣微孟子其孰能發揮之方戰國之際在上者徒知以彊大威力爲事而在下則異端並作充塞仁義孟子獨以身任道從容乎其間其見於用則進退辭受無往而不得見於言則精微曲折無一之不盡蓋其篤實輝光左右逢原莫非天理之所存也使後之人知夫人皆可以爲聖人而政必本於王道邪說暴行無所

遁其迹而人之類免於夷狄禽獸之歸其於聖門豈
小補哉今七篇之書廣大包含至深至遠而循求有
序充擴有方在學者篤信力行何如爾雖然予之於
此蓋將終身焉豈敢以爲成說以傳之人哉特將以
爲同志者講論切磋之資而已題曰癸巳孟子說云
者蓋將斷此而有考於異日也乾道九年十月二十
日廣漢張栻序

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心夜而思之平其心易以鼓反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反生不過
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
生氣質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已
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
多也

又曰論孟只剩

石證反

讀著

涉略反

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

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

不浹

即協反

洽耳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
度待洛反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齊魯之盟孟子而不快直視而無難多事矣

更事以自然見斯是致遠重

又曰學於夫齊魯之盟孟子不快又更難謝昧然以此去量
野子曰子子言魯向向是自然孟子言魯向向是自然

南軒先生孟子說卷第一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

取程子云齊語謂
某處取某遠近

苟爲後義

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
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與孟子相見之初而遽發何以利吾國之

問蓋自王者之迹熄而霸說盛行一時謀國者不復知義理之爲貴專圖所以爲利者惠王習夫言利之俗徒見彊弱之相陵巧智之相乘知謀國有利而已是以此問發於見賢之初也孟子告之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正其心而引之以當道也於是言利之爲害蓋王欲利吾國則大夫欲利其家士庶人欲利其身矣上下交騖於利而國其有不危者乎故萬乘之國弑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君者必百乘之家惟其以利爲先而不顧於義則其勢必至於不奪則不饜利之所在豈復知有君親之爲重哉然則欲利反所以

害之也若在上者躬仁義以爲本則在下者亦將
惟仁義之趨仁莫大於愛親義莫先於尊君人知
仁義之趨則其有遺其親而後其君者乎此其益
於人之國可謂大矣蓋行仁義非欲其利之而仁
義之行固無不利者也其所以反復警告者深切
著明王道之本實在於此故重言之曰亦有仁義
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作治之也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

濯白鳥鶴鶴

濯濯肥澤貌
鶴鶴潔白貌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物滿也

文王

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

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

音汝

偕亡民欲與之皆

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顧鴻鴈麋鹿而謂孟子孟子若告之曰賢

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而於理亦

有未完也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樂也辭氣不迫而理則完矣蓋王之所謂樂者人

欲之私期以自逸者也孟子之所謂賢者而後樂

此者天理之公與民偕樂者也文王之詩曰經始

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言文王始欲
爲此臺方經營規度而庶民皆來效其力不日而
有成以文王之無欲爲庶民主民旣安樂矣而文
王爲臺則民亦豈不樂夫君之樂哉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曰勿亟者以見文王之心惟恐其勞民也
曰子來者以言民之樂爲如子之趨其父事也文
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民之相與如此王在靈
囿麋鹿攸伏又曰

麋鹿濯濯白鳥

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重言物之樂其生以見
文王之仁被於庶物而民亦樂夫文王之囿如此
其蕃且美也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此賢

者而後樂此者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民曰曷時日而喪乎予欲與女偕亡也其厭苦之
甚至於此曰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
獨樂哉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者也嗟乎民一也
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
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
君若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
與民皆樂之心則足以橫天理矣可不念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
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

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

填鼓音也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

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

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

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

密網也

不入洿池魚鼈

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

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

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餓死者曰莩草零落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自以其移粟移民爲盡心於國而怪其民不加於鄰國不知其操術旣同雖曰盡心而爲之亦何以相遠哉故孟子爲設五十步笑百步之喻欲使之變革當時之爲而取法於先王之政也因其好戰而以戰爲喻亦告人之一術也攷孟子所陳不過欲民養生送死無憾而已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飢不寒而已蓋王者以得民爲本而得民之道實在於此故也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有以供其養生送死之須而使之無憾曰王道之始者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而後王政可以次第而行如下所陳蓋其大綱也制民之居各以五畝教之樹畜以養其老而五十者得以衣帛七十者得以食肉制民之田一夫授之百畝不奪其時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蓋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苟不爲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以衣帛食肉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

而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於是立之庠序以謹其教庠序之教孝悌爲先申云者申其義以告也夫自鄉黨之間而各立之學以教民孝悌薰陶漸漬之深其君子固有以自得其良心而其小人亦知畏義而遠罪至於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足以見孝悌之教行於細民雖負戴者亦知有親而王道成矣又終之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老者則衣帛食肉黎民則不飢不寒皆得其所如此此天下所以歸往而王道所由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謂麋穀粟奉養之物而不知收檢也塗有餓莩而不